

王晓晴:公益让人生更有价值

李飞晓

除了“爱”以外,世界上最美丽的词是“帮助”。

90年代,公益和慈善两个词离中国百姓似乎还很远,但帮助他人从未在我们的教育里缺失。有条古训叫“助人为快乐之本”,王晓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中长大。

王晓晴,广东崇尚惠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裁,80后女企业家。30岁刚过的她,参与公益事业已有7年。因为贡献突出,荣获东莞市“东莞十大优秀新莞人”称号。

帮助他人

是植在骨子里的情结

王晓晴与孩子们结缘,是由刚刚参加东莞志愿者协会,帮扶钟家姐妹的故事开始的。

钟家有两个女孩,大的叫钟女,妹妹叫钟汝,当时一个10岁,一个9岁。钟父是镇上的水泥工,因为家里穷,钟父一直没有娶上老婆,47岁时遇见了从广西流落到村里的钟妈妈。时年29岁的钟妈妈,患有轻度精神疾病,没有太大的发作,经村里人撮合,他们就走到了一起。

谁知好景不长,婚后钟妈妈的病情开始加重,病情发作时有几次差点掐死孩子,给俩姐妹带来了较大的心理负担,家里人无奈,只好用绳子绑着她。东莞志愿者协会了解这一情况后,派王晓晴参与工作组,前去进行心理和助学辅导。

“一进去心里就特别难受”,王晓晴说。钟妈妈双手被绑在楼梯上,正在发病,接近疯癫状态。眼前的情景深深刺痛着王晓晴的心,回到市里,立刻开始奔走呼吁,请求社会上的人给这个家庭更多的帮助。

经过努力,东莞市消防大队每月为钟家提供1500元的生活费用,钟家姐妹的上学等费用也因志愿者们纷纷解囊得到解决。不仅如此,经过志愿者多次心理和助学辅导,钟家姐妹的成绩显著提升,在学校频



企业捐赠

频获奖。

王晓晴十分欣慰,她感受到,帮助孩子就是帮助一个家庭,帮助孩子等于投资了他们的未来。

精力和资金应该给予需要帮助的人

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都不是庸庸碌碌之徒。——狄更斯

经过在志愿者团队的工作,王晓晴开始发动身边有善心的朋友,号召大家一起为孩子们做点事,并先后在广东清远、肇庆等地资助贫困学校。“自己的生活还不错,多余的精力和资金应该给予需要帮助的人”王晓晴谦虚地说。

为了使得更多的留守儿童得到帮助,不久前,王晓晴选择和微有爱基金会合作。同时,广东崇尚惠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向微有爱基金捐赠了人民币200万元。王晓晴表示,这些钱主要是用于建立农民工子弟学

校的视频链接系统。

“孩子们太希望见到父母了,我们给再多的关爱也不能代替父母的爱。”目前广东崇尚惠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微有爱合作已经在全国50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装置了视频对话设备。

不能让留守儿童留下一生遗憾

谈及未来的方向,王晓晴坚定地说,除了更多资金上的帮助,最主要的方向是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

父母外出打工,把孩子留在了家乡,又因多种因素,没办法常常关注孩子,这是当今农村普遍现象。留守儿童年龄幼小就离开父母,父母关爱严重缺失,久而久之变得不愿与人交流,性格内向,有的存在自卑心理障碍,甚至少数孩子认

为家里穷,父母没能耐,由此产生怨恨心理,和父母产生情感隔膜。这些孩子迫切需要通过心理辅导,及时跟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沟通,了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双方寻求理解和包容,达到让孩子健康成长的目的。

“我们不能有意识地培养农民工二代,我们不能让这些可怜的孩子留下了一生的遗憾。”留守孩子们的生活状态,激励王晓晴做更多的事。王晓晴表示,下一步的公益重点将放在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方面。

“因为想着还要帮助许多孩子,让他们得到家庭的温暖,得到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追求更美好的未来,所以对名利不会浮躁,不会迷失自我,更不敢蹉跎自己的人生和时间。公益让人生更有价值!”



谢莲秀:文学呼唤照耀心灵的“暖”

本报记者 樊林

眼前的村庄,变得萧瑟和落寞不堪,曾经生机勃勃的田园景象一去不复返,一个个村庄空空荡荡,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还有极偏远的村庄几乎集体迁移,原来的村子断瓦残垣,荒草丛生,几乎看不到人影……这是《留守还有多远——留守儿童采访档案》的作者谢莲秀深入偏远山区走访留守儿童时看到的景象。

谢莲秀,作协会员。笔名莲子,出生于江西石城,客家人,现供职于东莞,系东莞文学艺术院第二届签约作家。她历时三年时间跋山涉水,深入闽赣偏远山区采访,倾注了无限深情,是国内目前对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倾注

情感最为深厚的作家。

在微有爱“爸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留守儿童东莞团圆过年活动前夕,《中国企业家》记者专门采访了谢莲秀女士。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会选择留守儿童这个题材?

谢莲秀:这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从小生长在乡村,又在基层工作十余年,对乡村的变迁以及物事了然于心;其次,我当年出来漂泊时,女儿才读四年级,那种揪心的思念难以言表。此外,耳濡目染诸多关于留守儿童的故事,令我对这个群体感触尤深,于是选择这样一个特别的群体,开始了我的长篇创作之旅,期待以文学的情怀温暖这些留守儿童。

走访点后来主要集中在赣南,那里是劳务输出重地,孩子们的境遇是全国留守儿童的一个缩影。在边远的山区,很少有人知道他们面临的困境。尽管他们人小力微,却依旧心怀梦想,坚强地活着。种种无助与隐痛,令人担忧与深思。

《中国企业家》:能简单介绍一下两本书吗?

谢莲秀:《暖村》主要以赣南客家为背景,以留守儿童甜甜、牛牛姐弟俩的成长及心路历程为主线,展现出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所处的境遇。而《留守还有多远》一书,则是为了创作《暖村》,多年来深入粤赣闽边山区走访留守儿童时的一本采访手记,里面记录的是

40多位留守儿童的真实故事。

《中国企业家》:在历时三年的采访与体验中,与近百位偏远山区的孩子们促膝谈心,对您来说,感触最深的事是什么?

谢莲秀:他们的思念与期盼、快乐与悲伤、坚强与隐忍以及他们一次又一次经历着的别离与感伤,都让我非常感触。特别是还有不可避免地遭遇家庭的变故、亲情的离散,甚至生离死别,可以说,这样的创作实在是太磨人了。时常半夜醒来,想着想着就失眠了,有时忍不住无声地淌泪。

一个个活生生的孩子,有的静静地躲在一边,默默地流泪;有的仰起花朵般的小脸蛋,翘首期盼,一个个脱口而出的名字,一张张天真却又过早地挂上了哀愁的面孔都深深感召着我。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在完成一部长篇创作,更是在呼唤那些照耀心灵的温暖!

《中国企业家》:您期待留守儿童文学带来社会效益吗?您觉得可以带来怎样的社会效益?

谢莲秀:当初没想那么远,只是以一个写作者身份去走访,想更有力地呈现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文学不是万能,她无法直接改变现状,但我相信,她能感动每一位有爱心和善心的人,迟早,人们会将爱心与目光投向他们。

每一个时代的改革,都不避免地带来阵痛和隐忧,而这些却首先当其冲地落到了这些留守儿童的身上。他们内心的不安,情感上的缺失,心理上的自卑,家庭教育的不足,更有疾病、家庭变故、父母的离异等等,对他们的身心成长造成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孩子的童年仅有一次,期待我们去努力,我们的社会方方面面的体制能少些藩篱,多些人性光辉的照耀。

卢茂新:让孩子成为诗歌

本报记者 周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农村正在空心,农村留守现象令人揪心。留守儿童,是社会里一个特殊而弱小的群体,但在他们身上却寄托着千万家庭的希望。

在关注留守、流动儿童的公益人群中,有一位诗人、企业家,他不仅用笔墨在书写着传递爱的诗篇,而且用行动,让孩子成为诗歌。

他就是深圳市零点星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卢茂新,也是诗人苇白。

用诗歌的力量传递爱

作为一位诗人企业家,卢茂新总是创意不断。已经成功举办四届的深圳公益诗歌节就是源于他的创意,它以诗歌为媒介,推动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谈到去年年底在深圳成功举行的“诗歌与孩子”朗诵会,本身就是诗人的卢茂新颇有感触。2011年,当零点星、东方银座、狮子会福爱队完成甘肃漳县钢构福爱希望小学后,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寻找下一所需要帮助及建立希望小学的地区。深圳市狮子会福爱服务队携手零点星于2012年7月对青海玉树进行考察时发现,位于青、川、藏交界处的玉树囊谦县麦永联村,当地小孩的学习环境十分恶劣,唯一一所小学在地震中被损毁,帐篷小学的孩子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上课,每到冬天零下30多度的时候,几乎每个孩子都会被冻得手脚生疮,而小学共有的6名教师(其中3名是代课老师),都挤在一个帐篷里办公、做饭、住宿。

具有双重身份的卢茂新(时任狮子会福爱队当副会长)当即就决定,回深圳搞一场公益诗歌节为孩子募捐。恰好今年恰逢两年一届的深圳诗歌节举办,卢茂新提出将“诗歌与孩子”独立单元拿出来做公益。

通过公益诗歌节等活动援建的这所希望小学将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希望小学。因海拔高,气候特殊,条件恶劣,施工只有在每年的5—10月份进行,工期长达2年。据悉,去今年8月已完成希望小学的设计、勘察和招标工作,将于今年5月正式开工,2015年完工并投入使用。

目前,这所建筑面积1080平方米,建筑资金400万元的学校,通过各方渠道已筹集善款300万元,还有100万元缺口,将会继续通过其他公益活动进行募捐。建成后,将辐射周边20多个自然村,改变250余名孩子的上学环境。



塑造最美“留守儿童”

面对大幅度上涨的票房数字,电影市场仍有不少堪忧的问题:谁来关注农村?谁来关注乡村留守儿童?然而,令人欣喜的是,一部关注留守儿童,由深圳、喀什、贵州三地联合出品的“新时代亲情电影”《苗娃》在深圳杀青,目前已进入紧张的后期制作阶段。

作为《苗娃》投资摄制方,深圳市零点星传媒集团董事长卢茂新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电影《苗娃》是一部在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过程中反映父母与子女分离的新时代亲情电影。在当下快节奏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人们对于物质的渴望远远大于精神的追求,尤其是亲情摆在人们面前时往往因为人们价值观的不同便与一些社会活动产生矛盾。这种最初人们对于心灵的依靠和关怀,正在被人们淡化,甚至产生怀疑。《苗娃》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希望能重新唤起人们内心那份感动,让亲情得到完美的回归,再一次探讨亲情的意义。

毫无疑问,影视产业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文化需求,与产业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了解,《苗娃》制作方投入了千万资金,在深圳与贵州黔东南苗寨两地实景拍摄。

在采访中,卢茂新说:“3天内敲定投资,3个月完成拍摄。”《苗娃》以“小成本+深圳速度”塑造一个中国最美的“留守儿童”,希望能够引导中国电影市场对当下留守儿童现象的反思与积极回应,借此重塑社会价值,倡导人文关怀。相信《苗娃》会以完美的姿态展现在观众面前,带来对于亲情与众不同的体验。

据悉,电影《苗娃》将于今年“六一”期间上映。届时,将联手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微有爱基金,每张电影票捐出1.2元,取意“一点爱”,倡议大家用小爱实现对留守、流动儿童的关怀、关爱,使他们有爱相随,享受社会大爱,为提升社会道德标准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

为此,微有爱计划将电影《苗娃》的公益款项,专门用于建造中国海拔最高的希望小学,圆公益企业家们一个“让孩子成为诗歌”的梦。



在江西万安康庆清红军小学与小可爱们谈心